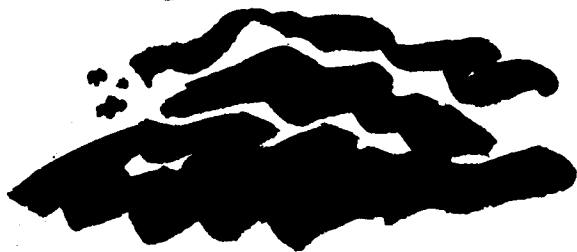


海 棠

译文
丛 书



海 肅



上海译文出版社

海 嘯

〔法〕莫罗华等 著

罗新璋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44,000

1987 年 9 月第 1 版 198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书号: 10188·736 定价: 2.15 元

目 录

忠实的卡斯帕尔和美丽的安耐尔

〔德国〕布伦塔诺作 袁志英译

11

昔影随形

〔德国〕史托姆作 江 南译

34

融雪

〔联邦德国〕卡施尼茨作 汇 涓译

94

幽灵

〔联邦德国〕卡施尼茨作 汇 涓译

105

在丹麦的西班牙人

〔法国〕梅里美作 王振孙译

114

混世魔王

〔法国〕莫罗华作 罗新璋译

190

弥莉娜

〔法国〕莫罗华作 罗新璋译

209

海啸

〔法国〕莫罗华作 罗新璋译 220

传记

〔法国〕莫罗华作 罗新璋译 235

纳伊游乐场

〔法国〕莫罗华作 罗新璋译 251

林中小径

〔奥地利〕施蒂弗特作 楚 荆译 255

姆姆

〔南斯拉夫〕彼得罗维奇作 顾生根译 305

遗产继承者

〔芬兰〕海迈莱宁作 顾生根译 311

作者和作品简介

317

忠实的卡斯帕尔 和美丽的安耐尔

[德国]布伦塔诺

袁志英译

时届初夏，夜莺几天前才开始鸣啭歌唱，那歌声响彻大街小巷；而今宵远方雷雨大作，袭来阵阵凉意，夜莺全都噤若寒蝉。打更人报出十一点。在回家的路上我蓦地看到在一所深宅大院的门前，聚拢着形形色色的汉子，他们全都是刚从啤酒馆里出来，正围着一个坐在门前台阶上的人。他们一个个都显出极为关切的样子，这使我感到这里必有不幸的事件发生，于是就走向前去。

坐在台阶上的是一个年迈的农妇，周围的汉子对她问长问短，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可老妇人对他们好奇的发问，好心的忠告就是无动于衷。在夜半时分的大街之上，在众人的簇拥之中，她旁若无人，如独处于自己的家室之内，这位善良的老妇对自己的行业胸有成竹，因而这其中必有意想不到的，甚而至于是重大的缘故。她将围裙当作外套披在身上，将那宽大的上蜡的黑色的亚麻软帽拉低至眼前，将胸前的小包裹弄正，而对任何问题都不置一辞。

“这位老太太怎么了？”我问在场中的一个。人们七嘴八舌地回答道：“她从乡下来，走了六英里，她再也走不动了。在这个城市里她不认得路，她的亲友住在城的另一边，她没办法找到他们。”“我想带她去，”有个人说道，“不过路太远，我家里的钥匙又没带在身边；再说她要要去的那家她又不认识。”——“不管怎么着，这老太不能老是呆在这里啊，”一个人走向前来说。“她就是要这样，”先

前那个人回答说。“我早就跟她说过，我要带她回家去，可她语无伦次，一定是喝醉了酒。”——“我看她是个痴呆，无论如何她不能老是呆在这里。”那个人又重复着刚才的话头，“夜里很凉，到天亮还早着呢。”面对这样的议论老妇人装聋作哑，毫不动容，她将准备工作做好。刚才讲话的人又说了一遍：“她不能呆在这里，”这时老妇人以极为低沉而又严肃的声调回答说：

“我为啥不能呆在这里？这不是公爵府吗？我八十八岁了，公爵总不至于将我赶出他的家门。三个儿子都为他当差死了，剩下一个孙子也不在人世；上天保佑他，他不风风光光地安葬，我死不瞑目。”

“八十八岁，走了六英里！”周围的人都说，“她累了，还有点孩子气，这样岁数的人身子虚弱。”

“老太太，您在这里会感冒的，会出毛病的；再说您待在这里也没啥意思，”这时一个汉子向她微微欠身说道。

这时老人又以低沉的声音，半是请求半是命令地说道：

“请让我安静一会儿，不要胡说八道；我不会感冒，我也不是闲着没事干。现在天色已晚，我八十八岁了，过不多久天就亮了，天一亮我就去我亲友家里。一个人要是真心信神，饱经事故，又会祈祷，那这短短的几个钟头会过得满好。”

人群慢慢散去，站在那里的最后一批人也匆忙离开，因为打更人穿过街道而来，他们想要让他打开住宅的大门。这样一来就剩我独自一人了。街市更加寂静。我在矗立于面前空旷地的大树下来回踱步，思绪万千。这位农妇的气质，她那坚定而严肃的语调，她那八十八个春秋而今已近风烛残年的生活所磨练出来的沉毅，都使我激动不已。“到底是什么样的愁苦与欲念在我的胸中翻滚？日月星辰只顾沿着它们的轨道永不停息地运行。我饥餐渴饮，养精蓄锐，到底是为了什么，又从谁人那里找到我的憩息之地，又是

为了谁人？我所寻求，热爱和争得的一切能使我象这位善良而虔诚的老妇那样安然地度过这宅院台阶上的一夜？天亮之后我能象她那样找到我的朋友？我要是她，我就根本到不了这座城市，我会疲惫不堪，倒卧于城门前的沙滩之上，也许甚而至于落入强盗之手。”我就是这样边走边自说自话着。我穿过楸林径又靠近那老妇人时，只见她低垂着头口中念念有词地在祷告。我极为感动，于是迈步向前说道：“上帝与您同在，虔诚的老奶奶，求您也为我祷告祷告吧！”——我说着便将一枚塔勒^①丢进她的围裙里。

老妇人十分平静地回答说：“万分感谢，我亲爱的先生，您听到我的祷告了吧。”

我相信，她是在跟我说话，于是说道：“老奶奶，您是在为我祈求上帝了吧？我倒不知道。”

没想到老妇人竟大为光火，说道：“亲爱的先生，您还是回您的家去吧，用心祷告，就上床睡觉去吧！天这么晚了您还在这小巷子里跑来跑去干什么呢？这对青年人没什么好处，魔鬼也在游荡，找到一个就抓一个。有些人就是因为逃夜到头来变得很坏。您在找谁？找我主上帝？他就在人的心中，庄重地活着，而不是在这小巷子里！您要是在寻找魔鬼，那您已经找到了，赶快回家去吧，向上苍祷告，不要使魔鬼缠身！晚安！”

说完这话她便沉静地转过身去，将那枚塔勒放进她的行囊。老妇所做的一切给我一种独特的严肃的印象，我于是向她说道：“亲爱的老奶奶，你说得很对，不过使我在这里留连忘返的是您本人。我在听您祷告，我想求您，祷告的时候也能想到我。”

“这事我已经做了，”她说。“我看到您在楸林径上来回走动时，我就已请求上帝，为您出出好主意。现在您已有了好主意，您

① 德国十八世纪通用的银币。

就回家好好去睡吧！”

可我在台阶上靠近她也坐了下来，抓住她瘦骨嶙峋的手说道：“请您让我坐在您的旁边等到天亮，您讲讲，您是来自何方，在这个城市里您要寻找什么；您在这里孤苦无告，在您这样的高龄比起别人来您更接近上帝；如今世道变了，和您年轻时代全然不同了。”

“这我不知道，”老太回答说，“我活到现在没觉得有什么改变。您还年轻，所以对什么都大惊小怪的；我差不多什么都经历过。我快快乐乐地看待一切，因为上帝也是真诚地希望人们快乐。别人的一番好意不应加以拒绝，即便不需要这番好意；不然的话，你下次要人来帮忙也不会有朋友来的。所以您要坐在这里就坐在这里吧；看看能不能帮帮我的忙。我要和您谈谈，为啥走老远的路来到这座城市里。我本来没想到我又来到这个地方。七十年前我在这家做过丫头，现在我就是坐在这家的门口；从那以后我就没再来过这个城市，时间过得真快，真象是眨一眨眼。七十年前，每当傍晚我都是坐在这里，等我那心上人，他在卫兵队里服役。我们总是在这里约会，每当他在这里——不要响，巡逻队来了。”

这时她以那柔和的声音开始在门口唱了起来，一如年轻的男女仆人在美丽的月夜放歌一般。我怀着内心的欢悦听她唱起下面这首古老而又优美的歌：

在旭日东升的时刻，
星辰在大地降落。
你们这些死去的人儿
也应复活；
你们应受到最后的判决；
你们应踏上顶巅，
在那里可爱的天使端坐。

亲爱的上帝驾临，
虚伪的犹太佬来了，
当初是他们捣鬼
才使我主耶稣身陷囹圄。
坚硬的石头悔恨不已，
高大的树木突然领悟。
谁要是如此祈祷，每天
哪怕只有一次，
他的灵魂也会在上帝面前得救，
那时我们将进入天国！
阿门。

当巡逻卫队走近我们时，善良的老人极为感动。“我的天哪，”她叫道，“今天是五月十六，一切都和当初一模一样，只是他们戴的帽子变了样，也没有了辫子。这倒没什么，只要心好！”

我认出了巡逻卫队的军官，旗手格罗辛伯爵，他是我中的一个相识，他停下来询问我们，这么晚了还在干什么。我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他很有些震惊：“我在这里有一枚塔勒和一束玫瑰花，您可送给老人，”——他手上拿着花——“这般年纪的农人欢喜花儿。请您明天将老人的歌儿抄下来带给我，我早就想要这首歌曲，可我直到现在也没将它弄到手。”我陪他走过广场到了下一个主要岗哨，直到那里的哨兵高声问道：“谁在那里？”我们才算分了手。他还告诉我，他在公爵府旁有个值勤室，有事可到那里去找他。我又回到了老人身边，并将那朵玫瑰花和那枚银币给了她。老妇拿到玫瑰花激动不已，并将它佩戴在她的帽子上，一边用极为温柔，几乎是带哭的声音说道：

035129

玫瑰，花儿，插在我的帽子上，
我要是有很多钱，那该有多好，
玫瑰和我的小亲亲。

我对老人说，“老奶奶，您的兴致可真不错啊，”她回答说，

“兴致好，兴致高，
越来越圆满，
越来越花哨；
他曾站得高，
如今下来了，
奇迹没有了！”

“您瞧，亲爱的人，我留在这里不是很好吗？一切都还是老样，请您相信我。已经过去七十年了，那时我就坐在这家门口，我是一个伶俐的女仆，我喜欢唱各种各样的歌曲。那时我也象今天这样唱着《最后的审判》这支歌曲，正好巡逻卫队路过这里，一个步兵将一枝玫瑰花扔进我的怀里——那玫瑰花瓣至今还夹在我的《圣经》里——这是我和我的先夫的初次相识。第二天我佩戴着玫瑰花来到教堂，他发现了我们，我们很快就热恋起来。正因为这个缘故我才特别高兴，今天又有人送我一朵玫瑰花。这是我应到他那里去的信号，对此我充满着喜悦。我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死去了，前天我的小外孙也向我告了别——但愿上帝帮助他，上帝怜悯他！——明天另一个善良的人要离开我。我说什么来着，明天？现在半夜已经过去了吧？”

“已过十二点了，”我回答说，我对她的话有点摸不着头脑。

“上帝给她以安慰，她还有四个小时的安静时刻！”老人说罢，

紧握拳头，不再吭声。我也无法说得清楚，她的话语，她整个的容貌气质何以这样打动着。她一直默默无言地坐着，那军官的银币还在她的围裙里，于是我便对她说：“老奶奶，请把塔勒放放好，您不小心会将它丢掉的。”

“这枚银币不会丢掉的，我要将它赠给我那位知己，在她最后的时刻！”她回答说，“第一枚银币我明天带到家里，它将是我外孙的，他应该享有它。您知道他真是一个好小伙子，他爱惜身体和灵魂——上帝在上，他珍惜他的灵魂！——我祷告了一路，这是不可能的，亲爱的主决不会让他毁掉。他是学校里最纯洁、最勤奋的男孩子，可是对于荣誉一事他看得特别重。他的少尉总是说：‘如果说我的骑兵中队有什么荣誉感的话，那它全在我们部队的费恩克尔那里。’我的孙子在重骑兵队里服务，他第一次从法国回来时，他讲了很多很多美丽的故事，不过荣誉两字总不离口。他父亲和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是战时后援队员，他俩常常因为荣誉感的问题和他发生争执，这是因为我的外孙太多，他爷俩太少的缘故。上帝原谅我深重的罪孽，我不想说他们坏话，每个人都有一副担子。我那死去的女儿是在懒汉家里累死的，她无法还清欠债。我的外孙谈起法国人，父亲和弟弟总要把法国人说得一塌糊涂，而我那作为重骑兵的外孙却说道：‘爸爸，您这就不明白了，法国人有很大的荣誉感！’同父异母弟弟阴不阴阳不阳地发话了：‘你能跟父亲大谈特谈什么荣誉的问题吗？！难道他这个N团的下级军官就没你这个下等兵懂得多？’——‘是的，’上了年纪的费恩克尔说道，后者这时也变得愤激起来：‘我那时是这样的，对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我曾狠狠地教训过，不打他个二十五军棍决不罢手。要是在连队里有什么法国人落到我的手里，那就会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管他什么荣誉不荣誉的！’听了这话重骑兵很是难过，他于是说道：‘我想讲一个法国下级军官的故事，这会使我觉得更好一些。在上一个国

王的统治下，突然要在法国军队里推行体罚。国防大臣的命令要在斯特拉斯堡所举行的盛大阅兵式中宣布。部队排列整齐，听着命令的宣布，压抑着满腔怒火。检阅临近结束之际，一个士兵骚动起来。他的长官立即接到命令，要给他十二枪托。命令很是严厉，那长官不得不打，打完之后，他拿起那杆用来打那士兵的枪，将其竖立在自己的面前，用脚蹬开枪栓，于是一粒子弹穿过了他的脑袋，他立即倒毙于地。这事报告给了国王，体罚的命令便立即撤回。爸爸，你瞧，这就是那种有荣誉感的汉子！——‘这是个大傻瓜！’弟弟说道。——‘你饿了，就去啃你的荣誉去吧！’父亲嘟囔着说了一句。这时我那外孙便拔出他的佩剑，走出家门，来到我的小房子，向我讲述了发生的一切，痛哭流涕。我没办法安慰他。他还向我讲了那个法国人的故事，对于这样一个故事我虽然不能加以否定，可我最后还总是对他说：‘请你把荣誉只给上帝吧！’我还祝福了我的外孙，因他的假期第二天就满了，在骑马回去的路上他还要到一个离我家有一英里的地方弯一弯。那里有我一个教女在一个富贵人家当女佣。我外孙对她很是看重，很想有朝一日和她成立一个家庭。我为此祷告上苍，但愿他俩能早成眷属。我的教女今天就要得到他。我也早就准备好了妆奁，说是婚礼那天除我之外谁也不请。”说完这位老妇人重又沉默不语，象是在默默祷告。我对荣誉一事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我在想，一个基督徒是否认为那位下级军官死得值得。我很希望，有人会给我一个圆满的答案。

打更人报出了下一点，老人对我说：“我还要呆上两个小时。哎，您怎么还在这里，怎么没去睡觉？这样您明天就没法干活了，您的师傅还能轻易放过您？您到底干什么来着，我的好人？”

我真不知道我如何才能使她明白，我是一个作家。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这不是撒谎吗？说来也奇怪，一个德国人说自己是一个作家，多多少少总会有点不好意思，对那些来自下层的

人最不愿说明自己是个作家，那是因为说到作家他们老是想到《圣经》中的律法学者和法利赛人。作家一词在我们这里不象 *Homme des lettres* ① 在法国人那里为人所熟知。作为作家的法国人都有其行会组织，在他们的工作中都是有法可依的。对了，对作家法国人也常常问：“Où avez-vous fait votre philosophie? 意即您在什么地方完成了您的哲学?”一个法国人这样提问不乏对一个成功者的尊重之意。这一并非德国的习俗不仅使得作家在自报家门之时难于启齿，而且还有某种内心的羞愧控制着任何一个从自由和精神的财富，以上天直接的恩赐来从事事业的人所具有的感情。较之诗人，学者更为理直气壮一些，学者通常都受到过挫折，大都在国家机关里任职，或劈粗硬的木柴，或在抽出汨汨而流的水来的坑道里工作。而所谓诗人对此则极感厌恶，他们大都是从校园溜到了帕纳塞斯②。一个诗人要是有一个正正经经的而不是顺便干干的职业，那也真的会引起人的疑心。人们很容易会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的先生，任何人身上都有脑袋、心脏、胃、脾、肝之类的器官，也都有一种诗情。谁要是使某种器官的养分过盛，或者营养发生偏差，抑或使其发胖，而超过所有其他器官，甚至使其变成一种行业，那他定会面对他人而有种羞愧之感。靠诗来吃饭的人失去了平衡，这是一种特大号的鹅肝馅饼，味道很好，可鹅却是一只病鹅。所有不是靠汗水来赚面包的人，都有几分羞愧。一个还不是完全以笔耕为生的人，当其要说自己是个作家时，他总会有着上述的想法。”我就是这样思来想去，反复考虑应该向老人说些什么。后者对我的犹豫很是吃惊，定睛看着我说道：

“我是在问您，您是干什么事由的，您为啥不讲给我听呢？您要

① 法语：写作的人，即作家。

② 希腊的山名，古时作为太阳神和文艺女神的灵地，亦可解作诗人之国。

是没有正经事干，那您就在那里忙活吧，这里遍地是金，您该不是一个刽子手或者是打探我的探子吧？您是什么人，对我倒也无所谓。您说，您到底是什么人！？您要是白天坐在这里，那我可能认为您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一个懒虫。靠贴着墙根，免得由于无事发慌而摔个跟斗。”

这时我想起了一句能与她的理解相沟通的话语：“亲爱的老妈妈，”我说道，“我是一个写字的人。”——“咳呀，”她说，“您怎么不早说呢？您原来是一个耍笔杆子的人，干这当子事要头脑细密，出手要快，还要有一副好心肠，弄不好人家就会训你。您是一个文书？您能不能为我向公爵写一份申请书，定要让他亲自看到，而不是留在其他人那里。”

“一份申请书，老妈妈，”我说，“那我可以为您撰写，我要竭尽全力去写，我要尽快为您写好。”

“您这可是行好了，”她回答我说，“但愿上帝保佑您，使您的寿命比我还长，使您在我这个岁数还有这种沉静之气，也能度过一个有玫瑰花又有塔勒的美好的夜晚，也象我一样在您需要的时候有个朋友为您撰写申请书。可您现在要回家去，亲爱的朋友，去买张纸写申请书，我在这里等着您。再过一个小时我去我的教女那里，您可和我一道去，我的教女也会对申请书感到高兴的。她的心眼很好，可上帝的裁决却有些奇怪。”

说过这话老妇人又静默了，头低下来，象在祈祷，那枚塔勒还在她怀里，她哭了。“亲爱的老妈妈，您有什么地方不舒服了，您有什么不惬意？您哭了？”我接连问道。

“咳，我怎么会哭呢？我是为塔勒而哭，为申请书而哭，想到什么我都哭。不过哭是没啥意思的。心酸的眼泪也太甜蜜了。您瞧瞧那边药房的金骆驼，上帝所创造的这一切该是多么美好，多么奇妙啊！可人们就是看不到这一点。即使这样一匹骆驼能穿过针

眼，富人也就到不了天国。——可您一直坐在这里干啥？您去吧，去买张纸来，将申请书给我写好带来。”

“亲爱的老妈妈，”我说，“这申请书我倒是怎样写呢，您也不告诉我，我要写什么？”

“这还用我说给您听？”她回答说，“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要是什么都要告诉您，您还算什么文书呢，我倒要问问。那好吧，我要尽我的努力。请您在申请书里写上，两个恋人应在一起安息，不要将一个拿去解剖，要使他落个囹圄身子，说他们死了，死者应该复活，要进行末日的判决！”说着她又痛哭起来。

我猜想，她定是蒙受了巨大的不幸；不过由于她年事已高，只有在某些时刻才感到痛苦。她哭泣，却不悲诉，她的话语总是那么沉着和冷静。我再次请她把这次进城的目的从头到尾讲给我听，她说：“我的外孙是重骑兵，他的事我给您讲到过，他很爱我的教女，这我先前也说过，他对美丽的安耐尔说——人们都这样称呼我的教女——她应该保持她的名誉，也应该保持他的名誉。结果这姑娘对她的面孔和衣服就特别注意，生怕别人玷污她的名誉。她比任何使女都显得文气和高雅。她穿什么戴什么都显得格外可体。要是有什么小伙子在跳舞时对她做点小动作，或者和她跳得比太提琴谱架还要高，她总是在我这里痛哭流涕，并总是说这是对名誉的冒犯。这位安耐尔一直是一个特别的姑娘。有时趁人不注意的时候会双手伸向围裙，将裙子从她身上扯下来，象是裙子里有火一般，接着便大哭起来，不过这事出有因：她是咬牙切齿地将其扯去，对头会因此而不得安宁。要是这孩子不在名誉二字上打转转，要是她宁肯处处求得上帝的指点，不管多么苦，那她也不会永远离开他，为了他，她会忍辱负重，而不去考虑个人的名誉。主要是宽宏大量，主会宽大为怀的，他们两人定会团聚，愿上帝保佑！”

“我那作重骑兵的孙孙又到了法国，他很久没有写信来了，我们

差不多以为他死了，常常为他哀泣。他是打仗负伤住在医院里，他养好伤重返部队时，他被提升为下级军官。这时他想起他同父异母弟弟在两年前曾对他大放厥词，说他仅仅是个列兵，而父亲是个军官，又想起他所讲的那个法国下级军官的故事，想起他在告别之时向他的安耐尔所谈的有关荣誉的问题，想到这些他坐立不安，特别想家，他对他表示关心的骑兵中尉说：‘啊，中尉先生，我现在归心似箭。’于是部队让他骑马回家，他的所有的军官都很信任他。他获准三个月的假期，再骑后备马返回营盘。他快马加鞭，不过他对马匹较往常更加爱护，因为那马完全交付于他。有一天那马匹发疯似的往家驰骋，那天正是他母亲忌日的前一天，他总觉得母亲跑在马的前头并高声喊着：‘卡斯帕尔，我要见你一面！’啊，那天我孤身一人坐在她的坟墓上，心想：‘卡斯帕尔，你要是呆在我的身边该有多好！’我将一枚枚小勿忘我花编结成一个花环，挂在一个沉陷于泥土之中的十字架上，并在附近量来量去，心想：‘我要葬在这里，卡斯帕尔要呆在这里，要是上帝在家乡赐他一席之地，那我们就会永远在一起，这就叫做：你们这些死去的人儿也应该复活，你们应受到最后的判决！’可卡斯帕尔并没有来到，我也不知道他就近在咫尺，他要能来就好了。卡斯帕尔急如星火，因为他在法国就经常想到这一天，他从那里带来了用金色花朵编成的花环，这是为了装点他母亲的坟墓；他也为安耐尔带来了花环，她应将其保存至她的纪念日。”

讲到这里老人又静默了，并不停地摇着头。我重复了一下她那最后的话头：“她应将其保存至她的纪念日，”这时老人又接着说开了：“谁能知道，她能不能求得到呢？咳，这要由我来说服公爵！”——“为了什么事？”我问道，“您到底有什么愿望，老妈妈？”这时老妇人又神情严肃地说了起来：“噢，我活一天，我就一天惦记着这件事，这是我一生一世的心事！”接着她便继续讲述道：